

10602

庄河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庄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庄河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庄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3

封面题字：宋仞千

封面设计与插图：韩月琴

责任编辑：于志龙 许心怡

庄河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庄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庄河县电脑印刷厂1992年3月印刷

印数：1000册 工本费：3.00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No：0011号

庄河文史资料目录

第八辑

1992年3月1日

+++++
七 +

柞棚散士迁柞棚..... 1

清真寺教务活动简述……	杨殿文 杨殿乙 李殿卿	85
回忆父亲张洪泉二、三事……	张学明	88
忆老场长张洪泉……	朱林德	98
忆母亲马志杰……	回殿信	101
穆斯林三大节日……		104
伊斯兰教与回族……	回殿信	106
居住在英纳河下游的满族……	孙庆先	109
——舒穆录氏族谱摘记		
满族在庄河……	孙俊昌	118
清初重臣鳌拜及其后裔定居庄河初考……	曹殿麟	129
花雨人生花雨诗		
——庄河满族诗人张捷……		132

◆	◆	酸菜火锅……	140
◆	◆	夹糕、月饼、菊花酒……	143
◆	◆	腊八谈吃粥……	145
◆	◆	庄河水秀……	吕逢欣 吕凤笙 148

补白：戊戌六君子……	83
------------	----

烽烟散去话烽烟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
见闻、亲历与沉思

许心怡

（一）战幕初开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进攻，当时我正在上海造币厂熔炼车间当学徒。七七事变的消息突然传来，全市受到极大震动。父亲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行员，事变后第三天就奉令调往湖北宜昌县支行，后来调往四川万县支行工作。弟妹年幼，于是父母亲把他们带走，只留下我在上海故居和小姑父母同住。

这时造币厂接到主管机关——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指示：把上海各银行几年内收集起来的银元宝、银首饰等赶紧熔铸成一定规格的大银砖，以便装运；厂内重要仪器机件，立即拆卸内运。全厂职工加班加点赶任务。

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我们车间六个学徒，具有中学文化水平，天天阅报，对此焦急万分。该

厂是仿照美国费城造币厂模式兴建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中，名牌大学毕业生、归国留学生为数不少。他们一般年纪轻，信息灵通，思想开放，言谈直率，对我们学徒影响很大。他们对华北战局的看法大体是这样的：

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军队。军长宋哲元立场动摇，但所属官兵的抗日积极性是很高的。1933年长城战役中，该军主动请缨。旅长赵登禹（后升为师长）亲自率领大刀队，利用喜峰口的复杂地形夜袭敌营，砍死敌人约五千名，夺回制高点。该军坚守长城一线达三个月。可是国民党当局当时把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剿共”，对日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开门揖盗，为日军以后长驱直入，问鼎华北大开绿灯。二十九军奉令按照协定撤退时，不少爱国官兵挥泪别长城，他们深知长城一丢，华北平原再无可守之险，将留下无穷的后患。不久，日军果然得陇望蜀，钢刀与毒药兼施，步步进逼：或以游览为名，到北平城内刺探军情；或以“提携”为饵，插手地方政治。所有平津地区军政官员的任免调动，全由他们从中操纵。动摇分子拉过去；汉奸特务插进来。到了七七事变前夕，二十九军中的爱国官兵早已陷于内外夹击的潜在危机之中。所以事变一爆发，正式交战才三天

(1937·7·26—28)就溃不成军。在第一线指挥的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殉国，(解放后都被追认为烈士)平津沦陷。造成如此追败，《塘沽协定》是祸根，国民党中央是罪魁。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闸北地区进攻了。驻军奉令还击，年轻人一直渴望的新局面——全国上下共同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了，我们都感到非常兴奋。

我家住宅在英租界范围，位于武定路与新闻路交接处，距闸北不远。入夜，登高远眺，只见那里战火纷飞，一排排民房正在燃烧，浓烟直冲云霄。联想到那里居民的遭遇，不禁阵阵心酸。

天亮了，大道上高呼着“捷报，捷报，快来买报！”的报童连跑带跳；满载着救护药品器材的卡车，一辆辆急驰面过。

随着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伤员越来越多，上海市各界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各医院抽调医务人员分批前往战地医院服务；在校的学生也有踊跃报名参加护理工作的；各界发起的慰问、捐款、献血等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风起云涌，热火朝天，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

造币厂厂址在苏州河北岸，闸北地区的西端，离前线不远。战争一开始，该厂就停工了，职工编

队抢运物资。后来战场逐渐向江湾、刘行、浏河、真如等地发展，战斗日益艰苦，形势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租界当局对中国人的态度，随之也有些变化。战争初期，该厂车子通过租界，日夜无阻。到了后期，事就难办了。有一次厂方一辆运机件的卡车晚上二时经过法租界，司机和随车职工包括我在内，全被法巡捕房（警察局）关押，多次交涉才释放。我们当中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国际人际，大同小异，见强就怕，见弱便欺。”牢骚中可能含点真理吧。

十一月五日敌军在军舰掩护下，从上海东南的金山卫登陆，主力急趋青浦，企图包围上海。我国军队于九日仓猝撤离上海时，有八百士兵未能撤退。他们在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誓与阵地共存亡，市民深受感动。有个女孩不顾冬季水冷和生命危险，游过苏州河，代表市民向谢团长献国旗。（后经国际红十字会努力说服，该团才解除武装进入租界）这时，厂方调我前往武昌分厂工作。十二月中旬，我随工人师傅乘英轮黯然离沪，取道香港赴武汉。

（二）血漫江南

上海会战，历时三个月，日方具有海陆空三军

协同作战、装备先进、机动性强的绝对优势，而中方仅靠一支陆军竭力支撑，处境艰危。但是中国爱国官兵抗日的积极性很高，在罗店，大场两个地区的争夺战中，顽强拼搏，前仆后继，阵地多次失而复得。其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得到各国军事观察家的好评。只是由于装备落后，又无坚固工事作为依托，伤亡惨重。（打到十月底，中方伤亡人数约在五十万左右。）同时由于蒋介石在指挥上有严重错误，造成全线崩溃。

敌军分四路直扑南京，沿路连烧带杀，比野兽还凶残。我母亲的故乡丹阳县，是距离南京约五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县，没有军事设施。敌军过境，繁华街道全被烧光。从火焰中逃出来的人，立即被枪杀。我的外祖父姜子楣是丹阳的名医，他的诊所，不在繁华的大街，也付之一炬。大姑母的独子，此时在镇江失踪，十余年后大姑母临终时，还频频呼唤他的乳名。南京市原有人口一百多万，这时多已闻风逃走。贫穷居民无力迁移或因家庭牵掣行动困难未能及早逃走的三十多万，其中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为数不少。十二月十日敌军猛攻南京，十三日攻陷，随即大肆奸淫烧杀达六个星期之久。将我平民及负伤的，失去抵抗力的徒手士兵分批用铅丝及绳索捆绑，数百人连成一团，或活埋，或用机枪扫

射，或用汽油焚烧。十二月十八日在下关草鞋峡被杀的一批，就有五万七千人，江水都染红了。这样集体屠杀的共十九万余人。又到处放火搜索人迹，搞“杀人竞赛。”全市房屋被烧去三分之一。九岁幼女，七十六岁老妪，也难免蹂躏，蹂躏后有的还惨遭剖腹，婴儿被敌人用刺刀挑起来取乐，这样零星屠杀的人数达十六万余，总计惨死三十五万多，几乎把当时南京市同胞杀光了。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剧。

（三）漂泊西南

十二月中旬，我告别硝烟弥漫的故乡上海，与工人师傅结伴到达香港，就好象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时香港的繁华程度远不如上海，同时远离战区，显得比较平静。时已入冬，但是，和风轻拂，犹如暮春，点点沙鸥，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漫步于绿草如茵的海岸上，我不禁默默赞叹：“多么美丽的良港啊！遗憾的是这颗‘明珠’早已嵌在大不列颠的王冠上了！”这时迎面来了一个熟人，原造币厂翻译曾鲁，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所交的外国朋友很多，他通晓国际形势，我向他提出一系列有关时局的问题，他一一回答，最后他说：“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五十多年上下一敌办教育，搞

建设，现在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技术人员队伍，拥有现代化工业。中国呢，五十多年来，一直乱哄哄的，什么正经事不干。到现在没有自己的现代工业，步枪都造不出质量高的。大炮、机枪，全都要向外国买，又没有足够的外汇支付货款，所以外国人愿意和日本人打交道。”曾鲁指着远处几艘巨轮说：“你看！这些船都曾经满载军用物资去过日本。日本打中国所需大量钢铁汽油绝大部分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大发战争财，蒋介石还希望美英制裁日本，不是白日做梦吗？”

在香港仅住一宿，我们就启程北上。走了四天，才到武汉。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父亲在汉阳铁厂曾经当了二十多年职员，该厂职工子女小学和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都是我的母校，在此期间，我的全家人，时常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

我到武昌造币分厂报了到，该厂由于大部分机器还没有运到，暂时无法开工。有一天，我渡江到汉阳铁厂去看看，以期重温童年的旧梦。不料厂门紧锁。该厂在龟山东麓，所以我绕道从晴川阁附近爬上龟山，向北边走边俯瞰全厂。该厂已经面目全非，烟囱不冒烟，宿莽枯草，满目荒凉，废钢烂铁，遍地都是。我的童年乐园——工人俱乐部，在草木丛中，依稀可辨，但是，人去楼空，到处是死

一般的寂寞。

该厂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后来由官办改为商办，隶属于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也是1890年以后四十多年间，中国最大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由于多次向日本借款，日方强迫该公司以生铁廉价抵偿，亏损太重，被迫停产。

日本煤铁矿藏，都极贫乏，可是钢铁工业蒸蒸日上；我国煤铁矿藏，都很丰富，可是作为重工业火车头的钢铁工业却奄奄一息，连“硕果仅存”的汉阳铁厂，下场都如此悲惨，怎能不令人浩叹！

1938年3月间，造币分厂开工，有三个学徒也调来了。这时有个特大喜讯传来：台儿庄大捷。武汉三镇各单位职工都到汉口去集会游行，表示庆祝。分厂主任孙秉垣不同意参加，他说：“等收复东三省一并庆祝吧！”一下班，我们四个学捷便赶赴汉口。暮色已经降临，游行还在继续。我们立刻被卷入声势浩大的游行洪流，群情激昂，不断地喊口号，我们也奋臂高呼，嗓子都喊哑了。

没想到战局迅速逆转，五月十九日徐州沦陷，八、九月间，敌军主攻矛头对着武汉，空袭频繁。开始，人们误以为树林可以掩蔽，所以空袭时不少人跑到蛇山公园去躲避，不料敌人故意在那儿投弹，警报解除后，我们去一看，尸体已搬走，到处

是血迹。追忆早几年，我曾于中秋季节和同学夜游此地。那时月光如水，笛声幽婉，柳影婆娑，分外迷人，与面前惨状一对照，心如刀割。

日本轰炸机虽然被苏联的空军志愿大队击落几架，但是仍然很猖獗。武昌分厂的厂房于九月底被炸毁，无法生产。所有职工，奉令调往兰州、成都、桂林等分厂工作，我被调往重庆总办事处。十月初都纷纷启程。我与其他三个学徒站在黄鹤楼头，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凄然话别。

我乘船溯江而上，路过三峡，看到月光下的峭壁险滩，想起杜甫的诗句：“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这诗仿佛是在咏叹当前时局的艰难，人民的苦难。又看到晨曦中的纤夫们，在峭壁边缘崎岖的小路上，艰难地拖着货船，逆水而行。我想如果我国有个列宾，一定能画出比《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更动人的油画来。因为川江更湍急，川江的纤夫更艰辛。

到了重庆上岸后，我才知道还有比川江纤夫更苦的劳动人民——轿夫。从朝天门轮船码头到重庆市正街，这条相当长的上坡路，陡峭异常。爬完这段坡路，就象爬上泰山的南天门一样，非常吃力。贫富悬殊，这种社会不公平现象在这条山路上大曝

光。上坡时，一架架“滑竿”上面坐着大腹便便的阔太太阔老爷，而抬“滑竿”的却是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形同乞丐的轿夫。

我到总办事处报到后，被安排在庶务课担任保管纸张、文具和发送文件等工作，需要经常上街。重庆是当时的陪都，国民党政府中央各部会，集中于此，熙熙攘攘，人满为患。有一门行业——饭馆，畸形发展，特别兴隆，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且有些阔老爷要吃的东西也很蹊跷，川江湍急，市上少鱼，他们不管索价多少，偏要吃什么“炖鱼翅”“溜鱼翅”。街上新饭馆接二连三地开张。有家湖南饭馆新开张，我进去逛连，发现有一幅贺联，写得颇有新意。上联已忘，只记得下联是“把盏畅饮，莫忘湘水椒样红。”我抄给一位博学的储又云老先生看，他说：“好联，这确属针砭时弊的好联！”

入夜，几条深巷传来阵阵娇媚的歌声：“花儿正好……”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其实不知亡国恨的又何止几个商女。从南京逃来的官员当中不少人似乎早已忘记了被屠杀的三十五万南京平民和伤兵；忘记了沦陷区内几亿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老爷们，有的迷于麻将，有的沉湎酒色，有的醉心于捞钱，连重庆市的防空工作，都无人认真地抓。

1939年4月底，重庆市开始有空袭警报。五月三日上午九时许，我出去送完文件正要往回走，警报响了。附近无防空洞，我只好随着群众涌进“银行大楼”旁一条胡同里，以此作为精神避难所。当时重庆商业区、平民住宅区挖掘防空洞的效率极低。抗战已经两年。很热闹的较场口区也只有一个能容数百人的防空洞，绝大多数市民在警报声中只能象我一样听天由命。我整整等了六个多小时，警报才解除，我赶忙往回跑。半路上，交通警察手举“警报旗”拦住行人，宣布警报又开始了。并向群众解释：警报器已坏，今后空袭警报的开始与解除，暂时以这种“警报旗”的举起和放下来表示。这种方法实行起来，效果很差，不一会儿就出现步调不一致的现象。各条街上的警察，各自为政，在同一时间内，有的举旗，有的不举。群众责问警察，警察埋怨指挥部门。后来，警察们干脆见群众不跑就不举，一跑就举。在这样胡搅胡闹之际，大队敌机果真到了。群众一时大乱，我也慌忙跑进一家饭馆。“噓——”这是大批炸弹正在下落的声音，我知道：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但警告自己：“镇静，乱跑必死！”赶忙钻到一张八仙桌下，轰隆隆，天翻地覆一阵狂炸，震得我头晕耳聋。只觉得热气烤人，我睁眼一看。叫声：“大门起火了。”猛地跳起来，夺

门而出，别人也跟着冲出来。大街上横七竖八躺着不少尸体，血流满地，一排排木结构的楼房已经起火。敌机还在继续投掷炸弹和烧夷弹，我连滚带爬往大道旁的岔路上跑。转弯抹角跑到一个小型防空洞的洞口旁，只见很多人挤在那儿，挤不进去。我只好也在那儿站着，这时天色将晚，敌机离去。我回头看看刚才离开的大街，烈火熊熊，直冲云霄，已经成为火海。我想：如果我当时稍一迟疑，不能立即冲出饭馆大门，必将成为灰烬。这时全部大路都已堵塞，我只能从贫民密集的江边觅路回办事处，沿途所见，是我从来未见过的惨状。脑浆溅得到处都是，断腿断臂也随处可见。所有被烧死的人，手脚全是搐缩着的，死时一定极痛。我又看到一个老大娘抱着一个惨死的男孩，哭得只是张着一个大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惨绝人寰。五月四日，敌机又来轰炸一次，各机关已经疏散，炸死的仍然是那些实在无力迁移的人。二、三年后，重庆所开凿的防空洞已很多很长。敌改用疲劳战术，就是用几架飞机轮流骚扰，使警报长时间不解除，造成有个大防空洞缺氧，因没有通风设备，又因洞门向内开，人往外冲将门挤紧，洞内数千人全部窒息而死，临死互相乱抓，尸体缠结成团，很惨！上述各节可见敌人的凶残，也可见那些官老爷们多么腐败无能。